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杜詩詳注

第二冊

杜

〔唐〕杜
〔清〕仇兆鰲著
甫

詳書

註

第二冊



中華書局

杜詩詳註卷之六

宣政殿退朝 音潮 晚出左掖

《唐會要》：宣政殿，在含元殿後，卽正衙殿也。《唐六典》：在宣政門內，殿東有東上閭門，殿西有西上閭門。東上閭門，門下省在焉。西上閭門，中書省在焉。公時爲左拾遺，屬門下，故出左掖。《漢書注》：掖門在兩旁，若人之臂掖。

天門日射音石黃金榜○，春殿晴曛一作薰赤羽旗○。宮草霏霏一作微微承委珮○，鑪烟細細駐游絲○。雲近蓬萊常五一作好色_五，雪殘鳩鵠亦多時○。侍臣緩步歸青瑣○，退食從倉紅切容出每遲○。上四詠宣政殿，景之自外而內者。下四退朝出掖，時之自早而晚也。日光射榜，在殿外。晴氣薰旗，在殿前。草承委珮，在殿下。烟駐游絲，在殿中。雲氣雪殘，此又遙瞻殿上者，亦見在朝之久。歸青瑣，退朝回院也。出每遲，出拔還邸也。顧注：日射榜，則金益黃。晴曛旗，則羽更赤。身俯則佩下委，故草相承。無風則烟不動，故如絲駐。此詩後半失粘。

○盧注：天門，天子之門。《楚辭》：廣開今天門。《神異經》：西方有宮，白石爲牆，門以金榜而銀鍼，題曰天地少女之宮。梁元帝詩：金榜燭神光。邵注：榜，門扁也。

○隋煬帝《江南曲》：春殿晚，仙艷奉杯盤。《家語》：子路曰：「由願得白羽若月，赤羽若日。」陸機詩：羽旗棲瓊鑾。舊注：旗畫赤羽鳥，所謂朱雀也。

○西京賦：芳草甘木。《楚辭》：芳霏霏兮滿堂。

《記》：主佩倚則臣佩垂，主佩垂則臣佩委。

○蕭放詩：金鳳起爐烟。晉羊球《登西樓賦》：畫棟浮細細之輕雲。沈約詩：游絲映空轉。

○唐會要：貞觀間營永安宮，後改爲蓬萊宮。咸亨初，改爲含元殿，又改爲大明宮。

《董仲舒傳》：雲五色而

爲慶。

○杜詩用殘字，多作餘字解。《上林賦》：過鳩鵠，望露寒。注：皆觀名，在雲陽甘泉宮外。

○曹植詩：侍臣省文奏。《列子》：縞衣乘軒，緩步闊視。青瑣，謂省門。

○詩：自公退食。《天台賦》：任緩步之從容。

紫宸殿退朝 音潮口號 平聲

○唐六典：紫宸殿，卽內朝正殿也。《雍錄》：含元之北爲宣政，宣政之北爲紫宸。楊慎曰：唐之朝制，宣政，前殿也，謂之衙，衙有仗，杜詩所謂「春旗簇仗齊」是也。紫宸，便殿也，謂之閣，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，謂之人閣，杜詩所謂「還家初散紫宸朝」是也。歐陽公去唐不遠，人閣之制已未明，問於劉貢父而後知之。然其大略，不過如此。錢箋：《五代史·李琪傳》：唐故事，天子日御前殿見羣臣，曰常參。朔望薦食諸陵寢，御便殿見羣臣，曰入閣。宣政，前殿也，謂之衙，衙有仗。紫宸，便殿也，謂之閣。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，乃自正衙換仗，由閣門而入，百官候朝於衙者，因隨之以入見，故謂之人閣。顧注：口號，言隨口號吟。

戶外昭容紫袖垂_一，雙瞻御座引朝音。潮儀_二，香飄合殿春風轉_三，花覆千官淑景與影同移_四。
晝漏稀_{舊作聲}。千家本定作稀聞。高閣黃作閣報_五，天顏有喜近臣知_六。宮中每出歸東省_七，會送夔龍集_{一作到}鳳池_八。張綽注：此內殿也，故所詠皆宮中之景。上六詠紫宸，末二言退朝。顧注：袖垂爲偃僂，雙瞻爲分行，瞻御座爲內向，引朝儀爲却行。此寫昭容導駕之制甚詳。吳論：香隨風轉，言殿宇之寬。花下影移，言奏對之久。禁庭深邃，故晝漏罕聞，待高閣之報。單復謂晝漏在退朝後者，非是。諫官侍班，故天顏有喜，而近臣先知。張性謂拾遺不見天顏者，非是。
《雍錄》：政事堂在東省，屬門下。至中宗時，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，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，則堂在右省也。公爲拾遺時，政事堂已在中書，其自宮中退朝而歸東省者，以本省言也。會送夔龍於鳳池者，又自東省而集於西省，就政事堂見宰相也。綽注：夔、龍、舜二臣名。龍在納言，實中書之始。晉人以中書比天上鳳凰，故唐人遂用鳳池稱中書省。

○《莊子》：戶外之屢滿矣。唐制：昭容正二品，係九嬪。《酉陽雜俎》：今閣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僚，或云自則天，或言因後魏。據《開元禮疏》曰：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，則宮人傳百僚拜。周隋相沿，國家因之不改。《唐會要》：天祐二年，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，宮人不得擅出內，蓋昭宗時始罷也。

○《漢書》：馮婕妤曰：「妾恐熊至御座。」《周禮·地官》：司士正朝儀之位，辨其貴賤之等。《史記》：叔孫通起朝儀。

○庚肩吾詩：合殿生光彩。蕭子雲詩：春風蕩羅帳。

○《荀子》：古者天子千官，諸侯百官。謝朓賦：嗟斯靈之淑景。

○顧注：古刻漏，晝有朝、禺、中、晡、夕，夜有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。《長安志》：含元殿，東南有翔鸞閣，西南有棲鳳閣。

黃生注：高閣在禁中，宮女司漏，遞相傳報。《秋興賦》：高閣連雲。
采葛婦歌：羣臣拜舞天顏舒。《記》：今日安，世子乃有喜色。唐制：諫官隨宰相而入，得近御前，公爲拾遺，故稱近臣。《國語》：近臣盡規。

七、國策：宮中虛無人。

八、上官儀表：接武夔龍，簉羽鵠鷺。范彥龍詩：遙望鳳凰池。

王嗣奭曰：宣政殿，在含元殿北，乃前殿也。紫宸殿爲日御，古之燕朝也。故二詩所詠，氣象大小，莊蝶稍異。

黃生曰：此詩首尾並具典故，疑借此二事託諷也。宮人引駕，雖屬舊制，然大廷臨御，萬國觀瞻，豈容此輩接迹。而時主因循不改，於朝儀爲已廢矣。至如宰相雖尊，實與羣臣比肩而事主，退朝會送，此何禮乎。此詩所以志諷，人但取其濃麗工整，不知具文見意，《春秋》之法在焉。徒云詩史，淺之乎窺公矣。

春宿左省

鶴注：公爲左拾遺，屬門下省，在東，故曰左省，亦曰左掖。

花隱掖垣暮_一，啾啾棲鳥過平聲_二。星臨萬戶動_三，月傍去聲九霄多_四。不寢_五《英華》作寐聽平聲金鑰_六《英華》作鑠_五，因風想玉珂_六。明朝有封事_七，數音朔問夜如何_八。上四宿省之景，下四宿省之情。花隱、鳥棲，日已暮矣。星臨、月近，夜而宿矣。聽鑰、想珂，宿而起矣。問夜未央，起而待旦矣。自暮至夜，自夜至朝，敘述詳明，而忠勤爲國之意，即在其中。《杜臆》：有風則鈴鐸皆鳴，故因而想及玉珂，在省中不得聞珂聲也。

○劉楨詩：隔此西掖垣。掖垣，禁牆也。

○古樂府：鳳凰鳴啾啾。何遜詩：日夕棲鳥喧。

○生注：「春星帶草堂」，在月落之後。「星臨萬戶動」，在月出之前。《漢書》：武帝起建章宮，有千門萬戶。

○庾闢詩：翔虬凌九霄。以九霄對萬戶，指九重之地言。方廣曰：比廊廟之上。

○生注：本言不寐，用寢字方響。《黃庭經》：玉匙金鑰常堅完。

○楊方詩：因風吐徵音。張華詩：乘馬鳴玉珂。夢弼曰：「本草」：珂，貝類，可爲馬飾。是也。蔡又引《舊書·輿服志》：五品以上，有珂傘。凡車之制，三品以上，珂九子；四品，七子；五品，三子；六品以下，去轄及珂。師氏因以爲導者所鳴之珂，其說不同。阮籍詩：置此明朝事。

○光武紀：詔百僚俱上封事，無有隱諱。《漢儀》：密奏，皂囊封版，故曰封事。《唐書》：補闕、拾遺，掌供奉諷諫，大事廷諍，小則上封事。《晉書·傅玄傳》：每有奏劾，竦踊不寐，坐而待旦，於是貴遊懾伏，臺閣生風。

○陰鏗詩：愁人數問更。《詩》：夜如何其？夜未央，庭燎之光。君子至止，鸞聲鏘鏘。此詩下半截，全用其意。趙汸曰：唐人五言，工在一字，謂之句眼。如此二詩，三四動字、多字，五六溫字、低字之類，乃眼之在句底者。何將軍山林詩：「卑枝低結子，接葉暗巢鶯。」低與暗乃眼之在第三字者。「雨拋金鎖甲，苔卧綠沉槍」，拋與卧乃眼之在第二字者。「剩水滄江破，殘山碣石閑」，一綠垂風折筭，紅綻雨肥梅」，皆一句中具二字眼，剩、破、殘、開、垂、折、綻、肥是也。山谷云：拾遺句中有眼，篇篇有之。推此可見。

○楊仲弘曰：詩要鍊字，字者眼也。如杜詩「飛星過水白，落月動沙虛」，鍊中間一字。「地坼江帆隱，天清木葉聞」，鍊末後一字。「紅入桃花嫩，青歸柳葉新」，鍊第二字。非鍊歸、入字，則是學堂對偶矣。又如「暝色赴春愁，無人覺來往」，非鍊覺、赴字，便是俗詩，有何意味耶。

○胡應麟曰：杜詩五律，結句之妙者，如「明朝有封事，數問夜如何」，「經過自愛惜，取次莫論兵」，「親朋滿天地，兵甲少

來書「安危大臣在，不必淚長流」，「無由觀雄略，大樹日蕭蕭」，語皆矯健振勁，絕非錚錚細響也。

晚出左掖

公朝寧諸詩，皆乾元元年春作，後並同。

晝刻傳呼淺○，春旗簇仗齊○。退朝音潮花底散○，歸院柳邊迷。樓雪融城濕，宮雲去殿低。
避人焚諫草四，騎馬欲鷄棲五。首二朝班之景，三四退朝歸院，五六院中之景，七八出院歸舍。晝刻記日，春旗記時，中四皆言春景。唐時殿廷，多植花柳，故初退朝班，從花底而分散，各歸院舍，至柳邊而遮迷。樓在城上，故雪融而濕。殿高逼雲，故去殿若低。及焚草而出，時值鷄棲，見日已晚矣。鍾惺云：避人句，是大臣之體。數問句，是諫臣之心。《杜臆》：杜詩妙在氣象，此於退食時，能寫出委蛇氣象。

○陸倕《新刻漏銘》：衛宏載傳呼之節。《五經折疑》曰：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。洙曰：《刻漏銘注》：衛宏著《漢儀》，使夜漏起，宮衛傳呼以爲備。趙曰：傳呼淺，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。

○庾信賦：楊柳共春旗一色。

○《雍錄》：宣政殿下有東西兩省，別有中書門下外省，又在承天門外。兩省官亦分左右，各爲廡舍。杜詩曰散，曰歸，東西分班而出，各歸其廡也。《文昌雜錄》：唐殿庭多種花柳，本朝唯樹槐楸。

○劉須溪曰：焚諫草，不欲人知也。避人而焚，并掩其迹矣。《晉·羊祜傳》：嘉謀讒譏，皆焚其草，故世莫聞。

○《詩》：雞棲於埘，日之夕矣。故用雞栖以點晚出。顧炎武引後漢朱震爲州從事，三府語曰：「車如雞栖馬如狗，疾惡如風朱伯厚。」言車小也。此說本於吳若注，錢箋已駁其非是。

《陳輔之詩話》：「明朝有封事，數間夜如何？」此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」之意。「避人焚諫草，騎馬欲難棲」，卽所謂「嘉謀嘉猷，人告爾后，于外曰：斯謀斯猷，惟我后之德」也。

黃生曰：二詩皆于結語見身分，若泛敍朝省，雖工亦何益哉。

題省中壁

掖垣竹坤音皮梧十尋^一，洞門對雷舊作雪。^{《正異》定作雷}常陰陰^二。落花遊絲白日靜^三，鳴鳩乳燕青春深^四。腐儒衰晚謬通籍^五，退食遲迴違寸心^六。袞職曾音層無一字補^七，許身愧比雙南金^八。上四省中之景，下乃自述其懷。顧注：垣覆梧桐，門皆對雷，宜其氣象陰森。張綱注：白日靜，慨素餐也。青春深，惜時邁也。二句景中有情，故下接云「謬通籍」、「違寸心」。公年四十六始拜拾遺，時已晚矣，乃遲回一官，未盡言責，徒違素心耳。職無補而身有愧，乃題於院壁以自警。

（一）蔡夢弼注：掖乃省中左右掖。垣、坤皆牆也，高曰垣，低曰坤。舊注：垣之竹、坤之梧，皆長十丈。無此句法。或引《南越志》：宋昌縣有棘竹長十丈。於長安何涉。顧注：公《送賈閣老》詩「西掖梧桐樹，空留一院陰」，則知十尋止言梧，非言竹矣。澤州陳家宰廷敬曰：坤字解者各異，今更有說坤與卑同，此言竹卑梧高也。晉語：松柏不生坤。《荀子》：坤汚庸俗。《漢書·劉向傳》：增坤爲高。《五行志》：寒坤擁下。《子虛賦》：其坤濕則生藏貳蒹葭。《射雉賦》：如輶如軒，不高不坤。皆可互證。張綱注：竹坤謂掖垣之上，以竹編爲儲胥，若城坤然。朱注引王褒《山家》詩「衆林積爲籟，圍竹茂成坤」，此是竹坤二字所本。當從此說。東方朔《諫起上林苑

疏謂其地有桑麻竹箭之饒，則長安舊有竹矣。

○杜定功曰：對雷作對雪，此傳寫之誤耳。左思《吳都賦》：玉堂對雷，石室相距。是詩有落花游絲、鳴鳩乳燕，此時不宜有雪。《禮記注》：堂前有承雷。《說文》：雷，屋水流也。僞蘇注引山谷云：唐省中青壁畫雪。此不足信。

《漢·董賢傳》：重殿洞門。注：洞門，謂門門相當。

謝朓詩：紫殿肅陰陰。

○梁簡文帝詩：落花隨燕入，游絲帶蝶驚。《楚辭》：青春受謝，白日昭只。

○夏小正：季春之月，鳴鳩拂其羽。鮑照詩：乳燕逐草蟲。

○史記：高帝曰：「爲天下安用腐儒。」注：腐者，敗壞無堪任也。《漢書》：詔令從官給事宮中者得爲大父母、父母、

兄弟通籍。應劭曰：籍者，爲二尺竹牒，記其年紀名字物色，懸之宮門，案省相應，然後乃得人也。孟康曰：通籍，謂禁門之中，皆有名籍，不禁出入。

○後漢·東海王傳：光武遲回者數歲。謝朓詩：孰爲勞寸心。

○詩：袞職有闕，唯仲山甫補之。范甯《穀梁傳序》：一字之褒。

○史記：葬政曰：「老母在，政事未敢以許人。」唐汝詢曰：君不能納諫臣，無以效忠，雖抱南金亦無所用。張載《擬

四愁詩：美人贈我綠綺琴，何以報之雙南金。生注：本詩序：衡以天下漸敝，鬱鬱不得志，思以道德報君，而懼阻讒邪。」結語暗包序意。《韓非子》：荆南麗水中生金。

杜公夔州七律有間用拗體者，王右仲謂皆失意遣懷之作，今觀《題壁》一章，亦用此體，在將去諫院之前，知王說良是。王世懋云：七律之有拗體，卽詩中之變風變雅也。說正相合。

葉夢得《石林詩話》：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：其一爲隨波逐浪句，謂隨物應機，不主故常。其二爲截斷衆流句，謂超出言外，非情識所到。其三爲函蓋乾坤句，謂泯然皆契，無間可伺。其淺深以是爲序。予嘗戲爲學子言，老杜詩亦有此三

種語，但先後不同。如「波漂菰米沉雲黑，露冷蓮房墜粉紅」，當爲函蓋乾坤句。「落花游絲白日靜，鳴鳩乳燕青春深」，當爲隨波逐浪句。「百年地僻柴門遠，五月江深草閣寒」，當爲截斷衆流句。若有解此，當與同參。

送賈閣老出汝州

據此詩，賈出汝州在乾元元年之春。考《肅宗本紀》：九節度師潰，刺史賈至奔於襄鄧，在次年三月，與此詩前後相合。本傳以爲出蒲州，史氏誤書耳。《舊唐書》：舍人年深者，謂之閣老。《唐志》：汝州臨汝郡，屬河南道，本伊州，貞觀八年更名。汝州，今屬河南南陽府。

西掖梧桐樹一，空留一院陰。艱難歸故里二，去住損春心三。宮殿青門隔四，雲山紫遷郎佐切深五。人生五馬貴六，莫受二毛侵七。上四賈出汝州，下言別後交情。掖梧空留，賈已出院矣。艱難，言中途跋涉。去住，謂彼此踪跡。青門隔，去者不見長安。紫遷深，住者不見汝州也。張遠注：人生得爲刺史，亦不賤矣，莫以一麾出守，感憤而生二毛，此作慰詞。

○《初學記》：中書省在右，因謂中書爲右曹，又稱西掖。《杜臆》：起語從召公甘棠脫來，起得俊拔。《詩》：于彼梧桐。

○《楚辭》：懷恨兮艱難。《淮南王篇》：還故鄉，入故里。黃曰：賈至，河南洛陽人，汝州與河南爲鄰，故曰故里。

○《楚辭》：目極千里兮傷春心。

○《後漢·順帝紀》：修飾宮殿。《前漢書注》：霸城門，民間所謂青門也。

○_五蔡琰《胡笳》：雲山萬重兮歸路遐。《九域志》：汝州梁縣有紫蓮山。

○_六潘子真《詩話》：禮：天子六馬，左右驂。三公九卿駟馬，右駢。漢制：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驂。太守駟馬而已，其有加秩中二千石，乃右驂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。《漢官儀》：太守四馬，行部加一馬，故稱五馬。宋人《五色線集》：北齊柳元伯，五子同時領郡，時五馬參差於庭，故時人呼太守爲五馬。

○_七二毛，注見五卷。

錢謙益曰：賈至本傳不載出守之故，杜有《別賈嚴一閣老》及《寄岳州兩閣老》詩，知其爲房琯黨也與。武尚未貶，而先出至者，以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詔，至實當制，故先去之也。岳州之謫，亦本於此。公詩有艱難、去住之句，情見乎辭矣。

黃生曰：起語醇深雅健，興體之妙，無出其右，三唐之絕唱也。又曰：起處用《卷阿》詩意，而無其迹。

送翰林張司馬一云學士南海勒碑

鵠注：《唐志》：翰林無司馬。玄宗置翰林院，延文章之士，下至藝能伎術之流，皆待詔於此。今曰勒碑，或是鐫工之精者。姜氏曰：《新唐書·呂向傳》：向進左補闕，帝自爲文，勒石西嶽，詔向爲鐫勒使。此雖權設，亦以士人爲之。鵠謂或待詔鐫刻之流，若是雜流，公不須作詩推重矣。《唐書》：廣州南海郡，屬嶺南道。

冠冕通南極_一，文章落上台_二。詔從三殿_三，天上去_三，碑到百蠻開_四。野館穠_一作濃花發_五，春帆細雨來_六。不知滄海使去聲。《英華》作使，諸本作上，天遣幾時迴_七。上四張赴南海，下四送張之意。

上寫氣象巍峩，下摹情景婉至。冠冕，指翰林。文章，指碑詞。三殿去，承上台。百蠻開，承南極。詔是遣官之命，開是勒文於石。穠花細雨，去時春景。滄海使回，來日程期。《杜臆》：出使本有程限，但滄海易阻風濤，須俟天時之順。天遣二字，非公不能下。

（一）《風俗通》：黃帝始製冠冕，垂衣裳。王融詩：迹殊冠冕客。

《江賦》：竭南極，窮東荒。

原注：相國製文。

（二）魏文帝云：文章，經國之大業。《晉·天文志》：三台六星，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，爲司命。次二星曰中台，爲司中。東二星曰下台，爲司祿。

（三）《兩京新記》：大明宮有麟德殿，在仙居殿西北。此殿三面，故以三殿爲名。白樂天詩「三殿角頭宵直人」，是也。

（四）《詩》：因時百蠻。《漢書》：陳湯傳：威振百蠻，武暢四海。《記》：南方曰蠻。

（五）謝惠連詩：飲餞野亭館。《詩》：何彼穠矣，棠棣之華。毛萇曰：穠，猶戎戎也。

（六）《拾遺記》：魏文帝迎薛靈芸行者歌：清風細雨雜香來。

（七）黃生注：結語暗用張騫事，既同姓，又出使，且往海上，用事精切，舊無注及者。

此詩，前四說得莊重，下半自須出之風秀。先輩有譏「野館濃花發」，謂似題酒館「春帆細雨來」，謂似贈賈客。此後人自以俗見談詩，未許妄評作者。

王嗣奭曰：野館穠花，極堪玩賞。春帆細雨，又覺淒涼。長途情景，在處有之，妙在描寫深細。

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

雀啄江頭黃柳花_{（一）}，鵝音交鵠音精鵠音溪鵠音勑滿晴沙_{（二）}。自知白髮非春事_{（三）}，且盡芳樽戀物

華^四。近侍即今難浪跡^五，此身那得更無家^六。丈人才下本作文力猶強健^七，豈傍去聲青門學種瓜^八。首二敍景，三四陪鄭，五六自敍，七八勉鄭。春事物華，即指江頭花鳥。白髮自憐，清樽聊遣，公蓋對境而興闌矣。官居近侍，既難浮沉浪迹，回念此身，更無家計可資。見戶位不可，去官不能，進退兩難也。鄭丈必有歸隱之語，故稱其才力猶強，不當學邵平之種瓜。^九杜臆^十：此詩起最有力，一氣轉下，勢若連環，若他人必用爲實聯矣。朱注那得更無家，卽「笑爲妻子累」意，時已有去官之志。二句仍屬慨歎語。

○顧注：柳始生嫩蕊，其色黃，故曰黃柳。未葉而先花，故雀啄之。

○通鑑^{十一}：玄宗初年，遣宦者詣江南，取鳩鵠、鶼鶩等置苑中。申涵光曰：兩句三用鳥名，頓挫有致。

○陶潛詩：白髮被兩鬢。王勃詩：春事一朝歸。歐陽公詩：青春固非老者事。本杜。

○晉·先逸傳^{十二}：劉、畢芳樽之友。陽縉詩：青門小苑物華新。吳注：梁柳惲詩：離念已鬱陶，物華復如此。

○許善心詩：夕拜參近侍，朝恩溢弘獎。戴逵^{十三}：栖林賦^{十四}：浪跡穎濱，棲景箕岑。

○詩^{十五}：樂子之無家。

○王充^{十六}：論衡^{十七}：才力不相如。陸雲書^{十八}：永曜素自強健。

○三輔黃圖^{十九}：長安霸城門，其色青，故曰青門。秦東陵侯邵平隱居於此，種瓜五色。

曲江二首

張綖注：一詩以仕不得志，有感於暮春而作。

一片花飛減却春^{二十}，風鄭氏作花飄萬點正愁人^{二十一}。且看平聲欲盡花經一作驚眼，莫厭傷多酒入人。

脣^三。江上小堂川本作棠巢翡翠^四，苑一作花，[△]正異[△]定作苑邊高塚卧麒麟^五。細推物理須行樂音洛^六，何用一作事浮名一作榮[△]絆此身^七。首章有及時行樂之意。上四曲江景事，下四曲江感懷。一片花飛，至於萬點欲盡，此觸目之堪愁者，故思借酒以遣之。且見堂空無主，任飛鳥之棲巢；塚廢不修，致石麟之偃卧。物理變遷如此，尤須借花酒以行樂，何必戀戀於浮名哉。公殆將解職而有慨歎。

○杜臆：飛一片而春色減，語奇而意深。欲盡、傷多一聯，句法亦新奇。何遜詩：花飛落枕前。

○楚辭：羌愈思兮愁人。

○傷多，傷於酒也。

○梁元帝詩：燕姬戲小堂。庾信詩：翡翠本微物，知愛巢高堂。

○苑，指芙蓉苑，在曲江西南。[△]漢書·外戚傳：丁姬塚高。張說詩：鄴傍高塚多貴臣。[△]西京雜記：五柞宮西青梧觀前，有三梧桐樹，足下有石麒麟二枚，云是始皇墓物。庾信碑文：刺史賈逵之碑，既生金粟；將軍衛青之墓，方留石麟。

○淮南子：耳目之察，不足以分物理。楊惲書：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。

○謝靈運詩：拙訥謝浮名。[△]杜臆：名乃名位之名，官居拾遺而不能盡職，特浮名耳。落句乃慨歎無聊語，申氏謂似村學究聲口，過矣。

其二

詩為附錄

朝音潮回日日典春衣^一，每日江頭盡醉歸^二。酒債尋常行處有^三，人生七十古來稀^四。穿花蛱蝶深深見^{音現}。一作舞^五，點水蜻蜓款款一作緩緩飛^六。傳語風光共流轉^七，暫時相賞莫相

違八。次章，乃乘春玩物之意。上四曲江酒興，下四曲江春景。典衣醉酒，官貧而興豪。酒債多有，故至典衣。七十者稀，故須盡醉。二句分應。花蝶水艇，景物堪戀，併欲暫借風光，以助一時之玩賞。蓋風和暢則可賞，一遭陰雨則相違矣。共字，對花蝶等言。

○朝回典衣貧也。典現在春衣，貧甚矣，且日日典衣，貧益甚矣。北齊斛斯豐樂歌：日日飲酒醉。王融詩：思淚點春衣。

○《詩》：醉言歸。

○孔融詩：歸家酒債多，門客粲成行。舊注：孫權之叔濟，嗜酒不治產業，嘗曰：「尋常行坐處，欠人酒債，欲質此緼袍償之。」考《吳志》初無此事。《韓非子》：布帛尋常，庸人不釋。鑠金百鎰，盜跖不搏。《淮南子》：尋常之谿，灌千頃之澤。《賈誼傳》：彼尋常之汗漬兮。皆與數目相對。鶴注：應劭曰：八尺曰尋，倍尋曰常，故對七十。然《江南逢李龜年》詩「岐王宅裏尋常見，崔九堂前幾度聞」，又未嘗拘以數對矣。

○遠注：人生百歲，七十者稀，本古諺語。

○梁簡文詩：花留蛱蝶粉，竹翳蜻蜓珠。《新序》：獨不見夫青蛉乎，六足四翼，蜚翔乎天地之間。顧注：點水，乃生子也。邵注：深深摹其翩翩隱見，款款狀其上下往來。《莊子》：其息深深。

○《楚辭》：寧惄惄款款。司馬遷云：效其款款之恩。《後漢書》：款段馬注：款，緩也。《韻略》：款，徐也。

○《史記》：庶人傳語。王洙謂是傳語同舍郎，言風光難得而易失，欲其暫時相賞也。此另一說。陰鏗詩：風光今日動。王洙引馮少憐《春日》詩：傳語春光道，先歸何處邊。今無考。

○費昶詩：紅顏本暫時。

春花欲謝，急須行樂；而行樂須尋醉鄉，但恐現在風光瞥眼易過，故又作留春之詞。此兩首中相承相應之意也。卽就演義，作寄語於風光，從無情中看出有情，自見生趣。

葉夢得曰：深深字若無穿字，款款字若無點字，亦無以見其精微。然讀之渾然，全似未嘗用力，所以不礙氣格超勝。使晚唐人爲之，便涉「魚躍練川拋玉尺，鶯穿絲柳織金梭」矣。

王嗣奭曰：初不滿此詩，國方多事，身爲諫官，豈人臣行樂之時，然讀其沉醉聊自遣一語，恍然悟此二詩，蓋憂憤而託之行樂者。公雖授一官，而志不得展，直浮名耳，何用以此絆身哉。不如典衣沽酒，日遊醉鄉，以送此有限之年。時已暮春，至六月遂出爲華州掾，其詩云「移官豈至尊」，知此時已有譖之者。二詩乃憂讒畏譏之作也。

公祖必簡詩「綰霧青條弱，牽風紫蔓長」，此卽水荇牽風二句所自出也。又詩「寄語洛城風日道，明年春色倍還人」，此卽傳語春光二句所自出也。公嘗云「詩是吾家事」，又云「法自儒家有」，信乎公祖繼起，詩學乃其家學也。

曲江對酒

桃花共楊花落

苑外江頭坐不歸^①，水精宮一作春殿轉霏微^②。桃花細逐梨一作楊花落^③，蔡云：老杜墨跡初作欲共楊花語，自以淡筆改三字。黃鳥時一作仍兼白鳥飛^④。縱飲久判^⑤普官切。正作拚人共棄^⑥，懶朝音潮真與世相違^⑦。吏一作舍情更覺滄洲遠^⑧，老大徒傷一作徒悲，一作悲傷未拂衣^⑨。朱瀚曰：前半曲江，以江頭二字提起。後半對酒，以縱飲二字提起。久坐不歸，尋春玩物也。遙望苑中，則宮殿霏微。流覽江上，則花落鳥飛。此皆坐時所見者。日縱飲，懶朝參，見入世不能。滄洲遠，未拂衣，又見出世不能。公蓋不得已而匏繫一官歟。